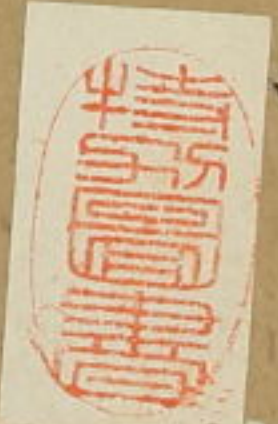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龟
卷之八百九十九
至九百一



13
849
292



明 1 3
849
292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九

致政

昔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故七十致仕謂之禮經縣車之義垂於載籍由古道也商周之世施及戰國蓋有引年請老致其官政保厥休問流光後裔漢氏而下公卿庶尹年耆德修事立名遂乃能顧

義知止上封稱疾願乞骸骨奉還印綬或以避遠寵
勢克念退藏或以固守名節懼罹汚染捨去榮爵式
遵典訓而當世之君曷嘗不厚其恩紀異其禮秩加
之體貌形於敦獎所以重老成而厲風俗者焉

商伊尹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既致仕老終

以三公禮葬

石碯衛大夫也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公弗禁

石碯諫弗聽言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為禍桓公壺乃老

桓公戴偽之子老致仕也

祁奚晉大夫請老老致仕

韓獻子厥晉大夫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獻子長子為公

族大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請立起也起無忌弟既使

子朝遂老韓厥致仕

孟軻為齊卿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漢石奮景帝末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

豫朝請也

周仁武帝時為郎中令以先帝臣重之重謂敬難之仁乃

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張歐歐音驅為御史大夫老篤請免武帝寵以上大夫

祿歸老于家家陽陵

疎廣宣帝時為太子太傅疎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
 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
 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
 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閔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
 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移病謂
移書言
 也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帝以其年篤
 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
 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長安東郭
門也餞行也供音一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
切張音竹亮切親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
 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
 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史丹字君仲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
 帝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病不願歸治疾朕愍以
損也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
 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
 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日薨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
 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宣帝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

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趙克國為後將軍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嘗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邠漢哀帝時以清行徵用至太中大夫又徵龔勝為光祿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

同產子一人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

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半酒衣衿皆如韓福

故事福涿郡人昭帝時以德行徵之京師賜束帛遣歸所上子男皆除為郎

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

班况成帝時為左曹越騎較尉一女為婕妤致仕就

第貲累千金

後漢劉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光武時為光祿勳

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

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雒陽第舍以千石祿終

其身

劉隆建武中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
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

稻米一十

得酒一斗為上樽稷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以列侯奉朝請

鄧彪章帝時為太尉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
乞骸骨元和三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
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嘗四時致宗廟之胾河南尹遣
丞存問嘗以八月旦奉全酒

鄭均字仲虞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以病
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元和初
詔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

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其賜均義穀千斛

劉愷安帝時為司徒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
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
胡廣桓帝初為太尉錄尚書事以病遜位又拜司空
告老致仕

周榮和帝時為山陽太守以老病乞身卒于家
張儉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
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
魏劉放文帝時為中書監時大將軍曹爽專事多變
易舊章嘆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

輔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群官內望謹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勲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願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田豫明帝時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由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

太中大夫食卿祿

吳陳化大帝時爲太嘗兼尚書今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居章安卒於家

石偉字公操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景帝卽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勲及後主卽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

晉王祥武帝時爲太保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

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

王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

鄭袤字林叔在魏爲太嘗陳留王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

鄭冲爲太傅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

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廸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俊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道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川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撫然天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御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

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嘗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劉毅字仲雄爲左僕射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後司徒舉毅爲清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

傅祗爲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嘗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華表爲太嘗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靖恭匪懈而以疾回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

劉寔爲太傅惠帝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

羅含字君章穆帝升平中南郡公桓遇引爲郎中令後徵爲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

王述爲散騎嘗侍尚書令於西海公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自牋於

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或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

宋臧壽爲太嘗武帝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范泰少帝時爲散騎嘗侍領國子祭酒景平中以嘗侍致仕解國子祭酒

傅隆爲太嘗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文帝元嘉三年輕舟遊東陽任意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帝不問也

顏延之文帝時爲太嘗求致仕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嘗謂爲虛方今乃知其信臣人薄寵厚宿塵國恩而雪效無從榮牒增廣曆盡身彫日刑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啟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餘是以腆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

暑此秋節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脾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食比倦憊遠晚年疾所摧願景引一引班叨有卿生戶封典肅祇朝校尚慝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宮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奠庸微過宰近邑同澤爰降實加將監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執冥暮仰叩端闈上戀固極不許明年乃致仕

南齊虞玩之會稽餘姚人武帝時爲黃門郎以久官年老上表告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止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

馳老宜休息臣生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頃來耳目失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未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饑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繼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之辰效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効也慶隆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

官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榮斯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艱治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於勳權畏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毫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高慕古愛好林泉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詔從之

梁范述曾仕齊爲永嘉太守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祚乃輕舟詣闕仍辭還東

夏侯詳爲光祿大夫侍中天監二年年七十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位特進

後魏寇讚太武時爲南雍州刺史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許之

羅結爲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以爲居業并築城卽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騎馬詢訪焉

高允爲中書令獻文初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兼太常遷中書監懷州刺史

至孝文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帝卒不聽許遂以疾苦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秘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詔
畢衆敬孝文時爲兖州刺史徵還京師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與帝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二百疋勞遣之

尉元爲司徒頌表以年老乞身詔曰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政用康億兆故頌文累札仍違冲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源賀爲侍中太尉以年老辭位詔不許後又上書稱病篤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游明根爲大鴻臚卿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頌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

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謝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帝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遷德裨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爾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鐘鳴漏盡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廷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戀主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帝命令進言別殷勤仍為流涕

爾朱代勤為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後賜帛百疋以為嘗
高閭宣武時為太常卿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納清華朝之雋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時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嘗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餼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為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勲五紀年禮政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

兼懷安駟籛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群公之祖二疏也間進陟北邙山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

楊椿莊帝時爲太保侍中每辭遜不許上書頻請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謂頻頓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帷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乖詢訪良用撫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涕曰

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旣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歔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群公百僚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

那邵出帝時爲散騎嘗侍以衛將軍國子祭酒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東魏嘗景爲秘書監儀同三司孝靜武定時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年彌五紀歷事三京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

力終其身

後周寇雋初仕西魏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嘗侍大統末以年老乞骸骨文帝弗許遂疾篤不復朝覲

孟信爲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嘗侍辭老請退文帝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床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

庫狄峙文帝時自宜州刺史入爲太子少師以年老乞骸骨詔許之

樊深爲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建德初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嘗召問焉

蔣昇字鳳起好天文玄象之學保定中爲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張羨爲司城中大夫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於家

樂遜爲遂伯中大夫天和中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後除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

儒者以為榮
隋李穆高祖開皇中為太師乃上表乞骸骨詔曰朕
方臨寓內方籍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
本為嘗人至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
高才命世不拘嘗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
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
議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周搖為幽州總管六載徙為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
骨高祖召之既引見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
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

終于家

杜臺卿為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仕詔許之特優其
禮終身給祿

趙芬為蒲州刺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
輜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申帳

賀若誼為靈州刺史數歲上表乞骸骨詔許之
公孫景茂河間府阜城人開皇末為道州刺史以年
老致仕

崔仲方煬帝大業中為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
許之

敬肅爲穎川郡丞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
唐李綱高祖武德中爲太子少保後數載復乞骸骨
優詔許之

楊恭仁爲雒州都督太宗貞觀七年正月戊申詔曰
尊賢尚德義存致治高秩厚禮允屬勲庸左光祿大
夫行揚州大都督長史觀國公恭仁識宇凝正風度
夷簡器惟瑚璉望重縉紳歷官有聲歲寒若一而志
在虛靜固求閑任辭理懇至確乎難奪宜成其美加
茲寵命可特進時恭仁以疾乞骸骨故有此授

虞世南自太宗卽位爲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

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不許後爲秘書監貞觀十
二年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
館學士祿賜防閣並同京官職事

李靖爲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
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
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不能自知才雖不堪強
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
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
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筵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
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

下中書平章政事尋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

李客師爲右武衛將軍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之別

業

栢季纂爲司農卿以年老屢乞骸骨不許久之拜虞州刺史又表自陳羸老因聽以本祿歸于家

竇盧寬爲左衛大將軍陳縣公以年老致仕改封芮

國公

劉弘基爲衛尉卿以年老乞骸骨拜輔國大將軍朔望祿賜同於職事

張俊喬爲睦州刺史因入朝乞骸骨太宗召問曰朕

與卿刺史資以自養何謂卽求致仕張對曰年老筋力不逮望得還私第時見闕庭太宗曰卿氣力猶強欲何官也張陳謝不敢太宗曰朕昔從卿讀書卿今日從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違也時國子祭酒缺張奏言之因授國子祭酒俄遷散騎嘗侍又請致仕許之加金紫光祿大夫聽朝朔望尉遲敬德爲鄜夏二州都督後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太宗征高麗爲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敬德末年篤信神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臺崇飾綺羅

常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
李百藥爲宗正卿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
文酒讌賞以舒平生之志
鮮于紹自降州刺史除同州刺史高宗特召見慰勉
之紹辭曰臣今年八十五視聽昏耄豈可妄叨榮寵
自貽罪譴乞許臣致仕高宗曰卿氣力尚強可且爲
我檢較紹固辭竟許之
盧承慶爲刑部尚書總章中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仍
加金紫光祿大夫
劉仁軌爲右相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聽

朝朔望

李勣爲司空平定高麗迴以疾謝職加金紫光祿大
夫聽致仕
許敬宗咸亨中爲太子少師請致仕許之加授特進
仍令朔望朝參如其氣力能來勿拘朔望之制
李義琰永淳中爲中書侍郎中書門下三品以足疾
乞骸骨詔許之及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下祖餞於
通化門外時人比漢之二疏

韋思謙則天垂拱中爲納言以年老致仕許之
王及善垂拱中爲春官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以老

病請致仕加授光祿大夫

朱敬則長安中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以老疾請致仕許之

姚壽長安中爲冬官尚書仍西京留守累表乞骸骨聽許致仕

薛元超中宗嗣聖初爲中書令以疾致仕加授金紫光祿大夫

張仁愿睿宗景雲初爲朔方總管以年老致仕特給全祿俸又拜兵部尚書加光祿大夫依舊致仕

李日知玄宗先天中知以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頻乞

骸骨請致仕許之

元懷景爲工部尚書開元中詔曰懷景朝廷舊德光陰遲暮宜聽致仕遂其願攝

盧懷慎爲黃門監稱疾辭職詔曰留侯多病漢皇許其願養呂蒙未瘳吳主因而慘戚此則古之義也檢較吏部尚書黃門監盧懷慎大才宏識資忠履信學窮墳典言緯邦國朕之繫賴人所具瞻頃者忘身殉公積勞爲病竭誠抗表固辭在職方欲省其謀慮專於導引且憑針艾之術副朕鹽梅之期聽以去官許其養疾

蘇珣爲太子賓客檢較詹事以年老致仕

薛訥爲朔方軍大總管沈勇寡言臨大敵而益壯以年老特聽致仕

張廷珪以少府監爲太子詹事康子元以前太子左庶子集賢殿侍講爲秘書監並致仕敦舊恩也

張說以前尚書左丞相致仕修國史兼集賢院學士俸料等並依右丞相給

宋璟爲尚書右丞相以年老累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王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况且兼之何能爲也臣自拔跡幽介欽屬盛明

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得再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封本郡所更中外已紊彝章洎君端揆左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用慙佗日位則逾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頃所以匱俛爲政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德冀竭涓塵之效今積羸成憊沈痼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顧將殞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只重祿且留章綬不上闕庭議刑此乖禮法何設伏惟陛下審能以授爲官而擇察臣之懇辭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

第養疾衡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則歸全之望獲在
愚臣養老之恩成於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卑瞻望
軒墀伏增感戀謹奉表陳乞手詔許之仍令全給俸
祿璟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絕人事以就醫藥
趙昇卿爲華州刺史以年老累表陳乞優詔許之除
國子祭酒致仕
盧從愿爲太子賓客以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
書致仕給全俸祿
立溫爲太子賓客以年齒衰暮表求辭秩詔許之除
禮部尚書致仕全給俸祿

蕭嵩爲青州刺史請老以太子太師歸第嘗於林園
植菓合藥修鍊優游閑養不交人事自贍十有餘年
信安郡王稹天寶中爲太子少師以年老聽致仕
張守節爲太子右諭德集賢院侍制肅宗上元初乞
骸骨辭職還鄉以穎王傳致仕賜手詔曰卿父子相
從大膺儒術既精且博其道可師出入禁庭勤勞侍
讀歲月滋久弘益頗多今以暮年俾令致仕仍加子
職用資孝養兼賜紫金魚袋賜緡三百疋儒者爲榮
苗晉卿爲侍中太保代宗廣德中罷知政事又詔以
太保致仕

丘為德宗建中年為太子右庶子以左散騎嘗侍致給俸祿之半為蘇州嘉興人年已八十餘而繼母尚

無恙累表請致仕歸養辭日特賜金紫之服以寵之

後為丁母喪蘇州疑所給請於觀察使韓晃晃以為授官致仕本不理務特令給祿以惠養老臣也不在喪為異命仍舊給之准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程式無文見克折衷

穆寧建中年為秘書少監強毅不能事權貴多辭病

居家德宗居奉天寧詣行在改右庶子車駕還京師

寧曰可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後就拜秘書

監致仕

李涵貞元中為左散騎嘗侍以尚書右僕射致仕涵

高平王道立曾孫也簡素恭慎有名宗室

孔述睿為右庶子史館修撰以疾上表請罷官德宗

不許詔報之曰朕以卿德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

教所賴攸深未依來請想宜悉也述睿再三上表懇

讓遂改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許其致仕

馬炫為刑部侍郎以老病陳請除兵部尚書致仕

蕭昕為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以工部尚書致仕

韋建以前太子少詹事為秘書監致仕

嗣郢王藻為左千中大將軍以太子賓客致仕

郗高卿為左庶子集賢學士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

太子詹事致仕復辭東歸德宗召見屢加褒歎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撰詩序出祖於都門縉紳以為美談數以前太子少師致仕薛萃為浙西觀察使以左散騎嘗侍致仕時有年過懸車而不知止者唯萃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維時甚高之萃嘗與金魚養其姪也關播為刑部尚書遷兵部播固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

韋倫為太子少保以年踰七十懇上表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

歸崇敬為散騎嘗侍翰林學士克皇太子侍讀累表辭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書致仕

崔芊為左贊善大夫太子侍直累乞還山以太子左諭德致仕放還山

張萬福為右金吾將軍以左散騎嘗侍致仕萬福典九郡皆有惠愛年九十祿食七十餘年未嘗一日病孔幾以尚書左丞累表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

韓章憲宗元和中為工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

高郢為兵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初郢再表乞

骸骨不許又上言曰臣聞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動
翾飛日入皆息自非貢禹之守經據古趙喜之正身
匪懈韓暨之志節高潔山濤之道德模表縱過嘗期
詎爲貪冒其有當仁不讓急病忘身豈止君命猶宜
自舉故以魏待秦師唐睢請約車西說漢謀邊將克
國對無踰老臣臣郢下才久辱高位由是得請
杜佑爲司徒平章事累致仕不許居數歲乞骸骨表
上乃以太保致仕制曰宣力濟時爲臣之懿躅辭榮
告老行已之高風况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贊秉冲讓
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論既勤所執彌固則當遂其衷

懇進以崇名尚請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
夫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崇文館大學士克
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三千戶杜佑巖廊上
材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温厚之姿寬裕本乎性
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爲政
惠人審群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
總戎麾入和鼎實聿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
夜匪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肅恭在庭華髮承弁茲
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纘承丕業思弘景
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雍方申引翼之儀遽抗懸車之

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閑已而復來星瑄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輟鄧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頤神保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其惟敬哉茲謂全致可光祿大夫太保致仕宜朝朔望是日帝遣中使就佑宅宣賜絹五百疋錢五百貫范希朝爲河東節度等使太原尹北都留守率師討鎮州無功旣耄且病事不治除左龍武軍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

閻濟美爲秘書監穆宗長慶中以年逾懸車上表陳乞授工部尚書致仕後以恩例進太子少師致仕如前

李夷簡爲淮南節度使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凡四表乃以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仍許分司東都蓋遂其志也

楊於陵爲檢較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文宗太和初以尚書左僕射致仕俸料仍全給於陵上表讓全給俸料許之

蕭俛爲檢較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太

和五年表請致仕詔曰俛代炳台曜躬茂天爵文可
以經緯邦俗行可以感通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
以忠讜侍從於憲祖以器能弼諧於穆宗臯陶陳九
德之謀揚震有四知之慎進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
師傅之重疇于舊德俾從優禮冀保頤貞而抗疏辭
疾勇退知止嘗亦敦諭確乎難奪遂茲牢讓厚我時
風俾進秩於端寮仍加榮於貴綬疊示光寵式彰名
臣於戲昔于木偃息猶藩魏君子房齋神亦扶漢嗣
無使二哲專美於前始終懿圖敬服休命可銀青光
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致仕八年十一月庚戌以尚

書左僕射致仕蕭俛爲太子太傅俛自相位求罷優
游雲泉帝以師傅官重因以命之十二月甲申詔曰
不待年而來謝於理身之道則至矣其如朝廷之望
何銀青光祿大夫新授太子太傅上柱國襲徐國公
蕭俛朕以肇建元良精求師傅遐想漢朝故事韋玄
成石慶並當時名德咸爲此官兼以元子幼冲慎於
教誡欲以累汝發明古今冀忠孝之道日聞於耳特
輟左右至於林廬聞爾高蹈翛然屏絕進趨之遺令
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意一然若
山循省來章致煩爲愧終以望之之秩遂其疎廣之

心勵俗激貪所補多矣日益於政寄聲以聞亦有望於舊臣也可太子太傅致仕
裴向爲大理卿宰相遵慶之子本以名相子以學行自飭謹守其門風歷官多有愛利及人太和中以年過致仕朝廷優異乃以吏部尚書致仕於新昌里第薛平爲河中節度檢較司徒在河中凡六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

錢徽爲華州刺史周歲告老遂以吏部尚書致仕李逢吉檢較司徒兼尚書左僕射以守司徒致仕盧紹爲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以年耆乞骸投太子

太保致仕兄渥亦以重德告老家于華陰紹與渥邀遊林泉陶樂度歲子弟皆顯達辭祿歸養時人榮之鄭居中以中書舍人致仕居中少有時名歎歷清貞晚年尤薄名利以疾辭官恣遊名山一日搦管爲詩纔書五字曰雲山遊已徧紙猶在手筆忽墮地而終梁葛從周以前秦寧軍節度使除檢較司徒兼左金吾上將軍致仕從周病風不任朝謁故也
韋震唐末爲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
裴迪唐末太常卿受禪之歲拜尚書右僕射後一年

上章告老為司空致仕

張策開平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中風於私第太

祖命使宣問翌日除刑部尚書致仕

後唐薛廷珪仕梁為禮部尚書同光初莊宗平定河

南以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

賈馥為鴻臚少卿年纔七十上表請致仕許之乃以

鴻臚卿致仕賜紫金魚袋遂歸鎮州結茅齋於別墅

自課兒孫耕牧為事

李德休為吏部侍郎權知左丞未幾乃上章乞致仕

從之以禮部尚書致仕

孔邈為諫議大夫以年老致仕

張貽範為蜀中書令右金吾衛使明宗天成初除兵

部尚書致仕

趙仁貞大成初以右驍衛將軍除大將軍致仕

鄭珪為相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老明

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

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區天成四年二月明宗自汴

還京珪莊在圃田賜錢二十萬

馬漑以前代州刺史除左衛上將軍致仕

苗彞以前將作監內作使守光祿卿致仕

戴思遠以前洋州節度使除守太子少保致仕

孔勅以前河陽節度使兼侍中請老除太子太師致

仕

任圜為太子少保表請致仕勅宜以本官致仕兼許

尋醫

范約為右監門衛將軍除左驍衛大將軍致仕

裴思禮以前蓬州刺史除右千牛衛大將軍致仕

趙光逢以司徒除太保致仕仍封齊國公

符習以太子太師致仕習家素貧求歸田里許之乃

歸招慶縣時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習飛鷹痛飲私

遊田里不集朋徒不過郡邑如此累年

安重霸長興中虢州刺史除監門衛上將軍致仕

蕭蘧長興中太子賓客除戶部尚書致仕

李斌以前代州刺史除左驍衛將軍致仕

李光憲以太子賓客除禮部尚書致仕

賈知瑜以前遼州刺史除驍衛大將軍致仕

梁使願以前鄧州節度使除太子少師致仕目病也

晉王建立後唐長興中以澤潞節度使除太傅致仕

秘弘遇真定中山人瓊之父也善射歷本軍偏較後

唐莊宗兼有其地命為瓜牙從戰河上有功累官至

慶州刺史後年老求退終於家
尹玉羽後唐清泰中為光祿少卿退歸秦中朝宰臣
張延朗手書而召高卧不從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
仕也及高祖入維即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
貢之且告其老即日璽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
致仕月給俸錢三萬及冬春二時服
陳玄為太府卿高祖天福中以耄期上表求退以光
祿卿致仕卒於晉陽

朱漢賓初仕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七月以前建維軍
節度使除太子少保致仕漢賓與安重誨連婚姻由

是連領節鎮及重誨伏誅乃請致仕非其志也高祖
即位為二潞州平陽節度使舊有風痺乃上表求退
朝廷允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還維陽有第在懷
仁里北限雒水南枕通衢層屋連薨修木交幹笙歌
羅綺日以自娛養彼天和保其餘齒乃近朝知止之
良將也
張行求天福中以前沂州刺史除右監門衛上將軍
致仕
裴皞為工部尚書以耄年乞骸加右僕射致仕西歸
京洛逍遙自娛

梁文矩天福二年七月以太子少保表求致政勅曰
昔魏舒人之領袖以二揆而解官劉寔邦之宗模自
三公而遜位所以審去就之嘗分保始終之令圖成
功退身盡善盡美太子少保梁文矩爲仁由己以道
事君烈士狗名久輸忠於象闕達人知足堅請老於
菟裘東路角巾南窻羽扇爾思高致朕實喜之進登
保傅之班永顯君臣之義可太子太保致仕
漢盧撰高祖乾祐中爲右散騎嘗侍撰患風痺難於
拜起每致拜一坐再至班列中有多口而見之者謂
諸御史曰此而不彈會當於稠人廣衆之中辱之正

上若問卽以不供職爲奏撰聞懼而上章乃除戶部
侍郎致仕

周顏行晉開運中自御史中丞求假侍養以戶部侍
郎得請歸於汶上太祖廣順初徵拜兵部侍郎俄入
爲端明殿學士自王俊貶官之後授吏部侍郎解職
至是累表乞骸帝勉而從之尋退老於東平簪綬送
之祖帳相望時論美之

安審暉太祖廣順中爲邢州節度使居無何目疾暴
作上章求代歸於京師養疾累年拜太子太師封魯
國公致仕

白文珂廣順末以前西京留守兼中書令除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漢開創文珂時爲河東節度副使累歷藩鎮從太祖討蒲潼至是三上章告老故以國公官師寵之

宋彥筠漢乾祐二年自邠寧節度使上章乞致仕爲僧不允至世宗顯德元年八月以太子少師鄖國公改太子太師致仕以其仕退而從其志也世宗曰白文珂宋彥筠皆耆年舊勳拜章請老非唯知其止足抑亦勵其貪競朕每佇想亦甚多之今宜各賜茶藥錢帛仍遣使就加撫問宰相范質對曰貴老念勳古

古存盛典竊惟近世廢之久矣陛下復能行之實爲國家美事

陳暉顯德三年十二月以前原州刺史爲左衛大將軍致仕以暉武士引年休退故優其環拱之秩以寵之

司徒詡顯德末以太卿致仕帝以雅樂淪廢議欲恢復正聲詡年老多病不能蒞事故有是命

册府元龜 卷之九十九 致使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五十

自薦 干謁

自薦

士之自負其能將以效用於世而知已未遇良時難
偶君嘗用晦雖屈於等夷一朝乘便思有以樹立繇
是挺然自述以露其才冀施於有政而見於行事者

册府元龜 總錄部

也至有臨危制變而奮厥庸佐命戡難而申其術居
上治民而成務切問近對以盡規曷嘗不飭躬以踐
形循名而副實者已頃復自銜自媒昔人之所醜若
乃跣跣之士不羈之子以勲名爲任而貧賤是耻者
豈復拘於嘗簡而安可不試哉

毛遂趙平原君之門下客也平原君以秦之圍邯鄲
趙使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
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
能取勝則歎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
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全無可取者無以

滿二十人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
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
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王處勝之門
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
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
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
聞是先生無所能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爾
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
原君竟與毛遂偕

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

食音異其音基

好讀書家貧落魄

無衣食業

魄音薄落魄失業無次也

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

遣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徇音狗亦略也音辭峻反

食其聞其

將皆握齧好荷禮

握齧急促之貌荷與苛同苛細也齧音初角切

自用不能

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畧地陳留郊沛

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

食其里中子適會取沛公騎士

沛公時

時聞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媼易

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先謂紹介也

若不

見沛公

若汝也

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

喜好

也音許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讀潤

日尿音

乃鈞切與人言嘗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

言之

第但也

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

從音千容切

沛公至

高陽傳舍

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切謂傳置之舍也其義

兩通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

洗

洗足也音先與切

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

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

言其賤劣

如童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

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

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衣

輒止也起衣着衣服也

延食其上

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

從音子容切衡橫也

沛公喜賜

食其食號為廣野君嘗為說客馳使諸侯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

輓輅輅音東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一人見齊人虞

將軍曰臣願見帝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衣着也帛謂繒也衣褐衣褐見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

易衣虞將軍入言帝帝召見言入關都秦地拜為郎

中號曰奉春君

吾丘壽王武帝時為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

黃門帝不許請為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

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

上式河南人武帝拜為郎式不願為之帝曰吾有羊

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屨而牧羊

躡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屨歲餘羊肥息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帝

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

起君惡者輒去去除去也毋令敗羣帝奇其言欲試使治

民拜式緹氏令

東方朔字曼倩倩音千見切平原厭次人厭音一涉切又音一琰切武

帝初即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千數銜行

賣也鬻亦賣也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報云天子開其所上之書

銜音州縣之縣而罷之令歸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

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十文史之事足可用也

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擊劍遙擊而中誦二十二萬之非斬刺之也

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數

征鼓所以為進退士

衆之節也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

鉦音征

萬言又嘗服子路之言

無宿諾

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

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編列次也音鞭

勇若孟賁

孟賁衛人古之

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平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彌三

獸也捷若慶忌

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也

廉若

鮑叔

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

信若尾

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

若此可以為天

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

譽帝偉之令待詔公車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

之如不及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

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

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嘗為

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詠喟而已朔與朝同久音竹交切

之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

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

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

卑以自慰諭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凡用三千秦牘公車令兩人共侍舉其書僅能勝之人王

從上方讀之止蘇乙處讀之二月召盡詔拜以為朔
郎音在側侍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
後為中郎

張敞河東平陽人為山陽太守宣帝時渤海膠東盜

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

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忠君猶有奮不

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

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疊疊言勉強也羣臣有司宜

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

討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訖盡也它課諸事亦略如此

臣敞遇駑既無以佐二思慮久處閒郡閒讀身逸樂而

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

不登無穀頗不熟也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

列侯吏失綱紀姦宄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

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

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有業言各得其所

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

馮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

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聞丞

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補當陽長

尹翁歸河東平陽人也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去吏君

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
 六十人延年親歸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
 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
 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傲不遜讀傲延年曰何傷遂
 召上辭問為文辭而問之甚奇其對除補卒吏便從歸府案
 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
 署督郵

班伯成帝時為奉車都尉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
 使匈奴河平中單于求朝帝使伯持節迎單于於塞
 下會定襄大姓石李羣輩報怨寇殺追躡吏伯上狀

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伯既至分部收捕咸稱神明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光武時為曲陽令
 建武六年上書召見為尚書令王護等排間遂不得
 入後衛尉陰興新興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
 衍遂與交結衍與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
 明聖脩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
 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
 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
 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
 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更生之臣無所效其

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澤隆官屬行不自量願侯日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王莽時爲納言士光武卽位爲前將軍建武二年真定王劉楊與綿曼賊通光武遣純使幽冀純遂誅劉楊及還京師因白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書效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修文邪乃拜純東郡太守

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

皇甫規順帝時爲安定上計掾會羗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羗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較考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羗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嘗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

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
 振旅之聲首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
 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
 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較尉趙冲
 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
 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不可以納
 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
 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
 用後終於護羌校尉

吳諸葛恪守節度

吳初置節度
官掌典軍糧

恪以丹陽山險民多

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
 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
 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
 旋數千里山谷萬里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
 吏皆伏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
 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
 險抵突叢棘若魚之遊淵援狄之騰木也時觀間隙
 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蠶至敗則
 鳥竄自前世已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
 亦以事終不逮恪盛陳其必捷擢拜恪撫越將軍領

丹陽太守於是長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
 晉袁甫字公甫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華譚齊名友善
 大安中甫入雜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治劇縣勗曰
 君子法應多以何宜唯欲宰民何不為一臺職乎甫
 曰人各有能否譬由錦繡中之好而不可以為袷
 切 稻食中之好而不可以為菹是以孔子曰及其使
 人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悉備久之除松滋令

宋劉穆之字道和字道人世居京口博學有通識
 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急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
 曰無過劉道人高祖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

之聞京城有叫噪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
 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高祖
 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
 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
 卒之際畧當無見踰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
 矣即於坐受署
 南齊王融中書令僧遠之孫為太子舍人以父宦不
 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世祖求自試曰臣聞春庚
 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
 有心况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聖宮闕沐浴恩私

拔迹庸流叅名盛列纓劔紫履趨步丹墀歲時歸來
誇榮邑里然無慙而官在昔貽議不任而祿有識必
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
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遇效以酬
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
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克
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輒敢冒不謀之
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叅二八管夷吾
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遷秘書丞

張融爲南陽王友以王瞻父玄謨曾欲殺融父暢瞻
爲南陽王長史融啟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乃與
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
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
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旣長束
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
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少願
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
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
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
兀然造化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

俱孤二弟頓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
申融情累阮藉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
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辟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
空諮議參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
許

梁劉坦字德度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坦爲西平中郎
中兵參軍領長流義師起遷諮議參軍時輔國將軍
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師起夏口朝義行州事者坦謂
衆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上則百姓畏侵
漁若遣文人則威畧不振必欲鎔靜一州城軍足食
則無踰老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遂從乃除輔國將
軍長沙太守行湘州事

蕭昱字子真景第四子也天監初除秘書郎累遷太
子舍人洗馬中書舍人侍郎每求自試高祖以爲淮
南丞嘉襄陽郡並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
威望抑而不許

後魏韓顯宗啟乞宋王釗相府諮議參軍事欲佐效
南境孝文不許
邢遜字子言撫軍將軍巒子爲國子博士本州中正
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爲大

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

後周楊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兵部尚書北道大行臺鈞之子也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恒州請從展效乃改授將軍高闕戍王時驕驍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行以功拜行臺郎中

隋柳彧少好學頗涉經史仕周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聽萬機彧請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

唐張嘉貞爲并州長史開元六年奏事至京師嘗因

謁見奏曰臣今心力方壯是效命之秋更數年卽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帝以其明辯尤重之

第五琦爲北海郡錄叅軍玄宗西幸時琦奏事至蜀中得謁見因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需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玄宗大喜卽日拜監察御史勾當租庸使

李抱真代宗時爲陳鄭澤潞節度留後因中謝言曰臣雖無可取當今百姓勞逸係在牧守願得一郡以

自試帝許之改授澤州刺史兼爲澤潞節度副使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也少頗愛屬文好談論以立
功名爲已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陽時蘇嘗等州有
草賊寇掠州縣詔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
討之建封乃見日新自請說諭賊徒日新許之遂入
虎窟蒸里等賊營說以利害禍福一夕賊黨數千人
並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後爲徐州節度使
竇群貞元末以處士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克和蕃
使判官羣因對曰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始自草澤擢
臣爲拾遺是難共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

爲和蕃判官一何易其任乎乃留之

後唐劉師武爲揚州楊漢章行軍司馬自言有經畧
安邊之策乞入朝從之

胡裝禮部尚書曾之孫汴將楊師厚之鎮魏州裝與
副使李嗣業有舊因往依之薦授貴鄉令及張彥之
亂嗣業遇害裝罷秩客於魏州莊宗初至裝謁見求
爲假官司空頌以其居官貪濁不得調者久之莊宗
還太原裝候於離亭謁者不內乃排闥而入曰臣本
朝公卿子孫從知至此殿下比雪唐祚勤求英俊以
壯霸圖臣雖不才比於進九九納豎刁頭頌亦所庶

幾而羈旅累年執事者不垂顧錄臣臣不能赴海觸樹走湖適越今日歸死於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此且賜酒食慰遣之謂郭崇韜曰便與擬議是歲署館驛巡官未幾受監察御史裏行遷節度巡官賜緋魚袋尋歷推官檢較員外郎

晉白奉進少善馳射唐昭宗以天復中為朱氏脅遷東營洛邑後唐太宗鎮太原有扶救之志奉進謁於軍門以求自效太祖納之麾下以功遷龍武指揮使

干謁

夫有為之士將以盡思慮之變效智計之用以達於有位而奮於當世然以貧賤之姿風期攸隔先容莫致厥路無由故寓詞以感動飭躬以干進或矯激以世奇遲留而不去蓋其策慮幅憶無所發明或以機事微密有以闢說乃至靡因介者期於自達故有當傾蓋之遇恨相得之晚邀功於一時垂裕於將來者斯亦感慨發憤而為之也然而銜鬻以求售其在君子之後乎若乃嚮其風聲以道義為貴或在懼其侵辱因僥倖而往亦人無間然矣

竊戚齊人欲干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軍以適於齊幕宿於鄆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

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嘗人也後命

車載之

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典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斷從昏鮮牛至夜牛

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視之以為大夫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

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置

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

生甚貧猶有一劍爾又削縵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

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

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

孟嘗君遷之代舍出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

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

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

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先生

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

起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

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

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

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嘗

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輕之以為物而伺之得

勃物謂鬼神伺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捕欲以

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

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御史

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以

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

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察視之東至

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與軍之制威震州郡

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

賢冠帶櫛具劍古長劍首以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

未首其狀似此佩環玦環玉環也玦節玉佩之玦也帶環而

褒衣博帶

褒八襜也言着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以為朝服垂褒之衣非也

至門上謁

上謁者若今通名也

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

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聞問

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履不着跟曰躡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遠也後為京兆尹

後漢孔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

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

家皆不得見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

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

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

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融位至少府

王符安定臨涇人時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

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

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大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

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以問從來有年

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

毛詩曰既見君子不圖遭疾幽閉莫敢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

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疴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為內

黃令宰
彌衡字正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東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

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斃而無所之適至
於刺字漫滅孔融薦於曹公衡自稱狂病後為黃祖
所殺

第五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為吏
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趙壹漢陽西縣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
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
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
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
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

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一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騎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
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曉
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而相明
者矣陟乃與遠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
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
即通壹遂遁去
岑暉南陽棘陽人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
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
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雒陽

因詣太學受業後三府交辟並不就

吳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

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

體夜誦經傳會稽集征羗郡之豪族

吳錄曰征羗名矯尚為征羗令

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

瓜以獻征羗征羗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

止之曰本欲以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

結怨爾良久征羗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

也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征羗作食

自享大案殺膳重水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藜茹而已

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

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

何所耻時大帝為討虜將軍召騭為記室

晉陸機吳人也文章冠代與弟雲造太嘗張華華素

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機後為平

原內史

孫惠吳國富陽人成都王穎引為大將軍參軍奮威

將軍白沙督後惠擅殺穎牙門將梁雋懼罪因改姓

名以遁及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

秦秘之以書于越曰天禍晉國遭茲厄運歷觀危亡

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睿哲之才應神武之畧承衰亂之期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跼躄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飾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翊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平城之耻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

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嶠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啟示羣玉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仗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謫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尅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

賑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涓瀆之士含竒謨於朱唇握
神策於玉掌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
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用之則元勳建矣秘之
不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
而志櫛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宄毗佐大猷道險
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啟
天慮若能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微倖在險請從恕宥
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
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
是烏獲摧水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

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鵠起於
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三人
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叟
於糞壤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
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
友獨有剡勁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秘
之所耻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
想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
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秘之以不才之姿而值
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以忠貞之心左蜀平亂

之隼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而後矣
陶侃為廬江郡主簿太守張夔察侃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
梁蕭琛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遊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為丹陽尹辟為主簿劉勰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既

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量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嘗陳諸几案
後魏高恭之字道穆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漁獵群書無純碩之德尚好章詠乏雕揆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玉雄才不世之君

無籍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闔投之請取士
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
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繡衣名克直指雖謝陳王騎上
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
欲召之遂引為御史

隋潘徽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揔引致文儒之
士徽乃請揔揔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

唐孫述幼而英俊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小
之令為土火爐賦握翰即成辭理典贍日用覽之駭
然遂為忘年之交官至中書舍人

陸贄為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
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
語遂大稱善贄後至宰相

武儒衡擢進士第故相國鄭餘慶性儉自持不事華
潔後進趨其門多垢巾敗服以望其知餘慶見之必
悅以為風俗因已而厚儒衡每謁見未嘗輒易所好
但高言直論與之切磨蓋若不知餘慶之所尚爾餘
慶因此亦嘉重之終兵部侍郎

相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氣縱橫家流會王承宗
以嘗山叛朝廷稍厭武事思用恩澤濡煦者為處

士於行營以書干裴度願為是行承宗果請質二男
 獻兩郡既而疇其使功寘之諫列
 劉三復潤州句容人以所業文詣郡于謁浙西觀察
 使李德裕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
 後唐司空頴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
 威為節度副大使頴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億為延
 譽羅弘信署為府參軍辟館驛巡官
 李琪字台秀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
 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因
 出琪啞鍾捧曰等賦指示謂琪曰予嘗患近年文士

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八句見題偶屬典
 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

晉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蘇縣人也希崇少通左氏春
 秋復癖於吟誄劉守光為連帥慘酷不喜文士希崇
 乃擲筆入謁軍門以求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為裨將

冊府元龜

册府元龜 十 詞

卷之九百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五十五

公直

服義

公直

滅私之謂公正曲之謂直君子之懿德也自上古之
世移至公之道廢則情勝於理恩克於義心繇利易
政以勢遷自非時厥中庸好是正直執不回之道守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

無頗之性則焉能獻替可否不以讎而掩賢閱實憲章不以親而害法臨事盡節靡顧於妻孥當官而行罔避於權右形奏列而無隱斥問遺而不通故能成剛毅之風全忠信之行先聖所以嘉歎良史所以攸書宜乎為後世之懿範也

史魚為衛大夫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

叔向為晉大夫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

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

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之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也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積貨無厭以寬衛

冊刑元直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

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能也以寬魯國

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制刑書晉不為頗

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三惡除則加三刑殺親益榮榮名

蓋也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解狐為魏大夫與荆伯柳有怨文侯問於解狐曰寡

人將立西河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

殆可文侯曰是文侯將以荆伯柳為西河守荆伯柳

問左右誰言我於君左右皆曰解狐也荆伯柳往見

解狐而謝之曰子寬臣之過而言於君謹再拜謝解

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直事以行怨子如故

張考射之走十步而歿

鉅子腹蘗秦之墨者鉅姓子通稱腹蘗字也其子殺人秦惠王

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

惠王秦孝公子也他異也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蘗對曰墨者

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

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賜受也而令

吏弗誅腹蘗不可不行墨者之法欲必行之也不許惠

王遂殺之

漢鄧都為人勇有氣節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

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

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官至少府

卜式為太子太傅武帝時歲小旱帝令百官求雨式

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

販求利市列謂列肆烹弘羊天乃雨

後漢任延拜武威太守光武親戒之曰善事上官無

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

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

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

馬嚴拜為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陳留太守嚴

當之職乃言於章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

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

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為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

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繇是大失權貴心

逢紀字元圖漢末冀州牧袁紹以紀統軍事初紹去

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

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

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

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

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繇是更與紀為親

善

蜀楊洪爲蜀郡太守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諸葛亮北任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謙不願裔處要職與後事也後裔與司監較尉岑述不

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相下營壞吾之心食不知味後流近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論者繇是明洪無私

晉石苞爲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繇是益見稱

郭瑗爲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所

較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
 曹莫為石季龍大司農季龍將以小子世為太子世
 方十歲母劉曜女有寵季龍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
 卿上書請立世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豹問其故莫頓
 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
 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
 晉王建立初仕後唐為代州虞侯時莊宗鎮晉陽以
 諸陵在郡遣使享祭其下有擾於民者必捕而笞之
 莊宗怒令收之多為明宗所護繇是知名

直

仲尼有言曰民之生也直文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詩
 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斯皆美在直之德之謂也蓋
 夫人者稟五行之秀肖二儀之形純粹內克剛毅外
 發危言正色必守其名節雖在抱義以鎮於雅俗繇
 是遭撻毒之世而無所懼遇僭竊之主而無所諂或
 陳天災之應兆或言時政之闕失不乾沒於榮利不
 朋比於權勢斯蓋古人所難也若乃褊狃任已許譎
 為務者固在夫君子之後也亦用論次冀觀之者自
 擇焉

能意見齊宣能姓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

日意焉能直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汗君
今身得見王而家宅故齊意焉能直宣王怒曰野士
能意曰少而好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以章
其所好王乃舍之

後漢郅惲字君章汝南人善天文知漢必再命西至
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
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
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
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
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

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
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
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
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莽大怒卽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卽
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
惲乃瞋目詈之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
遂繫獄頃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後
爲長沙太守左轉苦令免

荆邯平陵人爲公孫述騎都尉述欲出兵以問群臣

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邠曰今康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虜豈欲爲西伯也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

侯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門不關人事以壽終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詣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誣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後爲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微時譽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倫官至司空

孔季彥魯國人世舉孝廉不就安帝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異乃詔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

唐檀豫章人安帝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爲郡功曹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奚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蜀李邈廣漢郡人振威將軍劉璋爲益州牧時以邈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

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
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爾有
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

晉李熹魏末宣帝辟不就及景帝輔政命熹爲大將
軍從事中郎熹到引見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
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
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帝甚重之
閻續爲西戎較尉司馬及司空張華遇害賈謐被誅
朝野震悚續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
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繇誅

其晚矣

庾袞嘗與諸兄弟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弟友之皆
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
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用於人之子也其
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
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
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後舉異行不降
志
崔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
折之而退無後言歷吏部尚書司農卿卒官

劉殷趙王倫篡位孫秀風重殷名以散騎嘗侍徵之
殷逃奔馮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
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詔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
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
禋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拒千乘爲不
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爾今
殿下以神武眷姿除殘反政然迹稍籠嚴威滋肅殷
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
謝琨安之孫也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琨曰召伯之
仁猶惠及其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

慙而止後至左僕射

後趙姚弋仲爲石季龍將季龍末梁犢敗李農于滎
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率其部衆八千餘人屯于南
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特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
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耶
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
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乎疾兒小時不能
使奸人輔和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
反爾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
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

此成擒爾老羗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

南燕封孚渤海人爲慕容德吏部尚書德死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日頽殘虐滋甚孚屢盡禪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尤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爾竟不謝宋鄭鮮之晉末爲御史中丞初高祖少時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

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慙惡變色動容旣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此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佞

顏延之文帝時爲光祿勳致仕元鹵弒立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延之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孝武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劾又曰言辭何至

乃爾延之曰竣高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

梁裴之高爲豫州刺史侯景之亂元帝召爲侍中到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兼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介直

後魏崔光韶河東武城人爲廷尉卿孝莊永安末還鄉里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父而弼貪慝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

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

使知其見在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爭

古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

後周韋夔志尚夷簡不仕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夔至宅訪以政事夔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醜酒嗜音竣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愧有識者以爲知言

隋元諧爲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姦排誣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帝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帝曰宜終此言

李文博爲司隸從事在雒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旣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曰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

劉子翼爲秘書學士秘書監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長面折之安平李百藥嘗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

唐蕭瑀爲司空性端直鯁亮好詰人之短不能容衆意鄙浮華而務善道

趙光奇新居野人也貞元三年德宗畋於新店幸光奇家問曰百姓樂乎對曰不樂帝曰仍歲頗稔何不樂乎對曰蓋繇陛下詔令不信於人所以然也前詔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理而誅求者殆過之又云和糴於百姓曾不識一錢而強取之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遺致於京西行營動過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奉役不能支也百姓愁苦如此何有於樂乎雖頻降優恤之詔而有司多不奉之亦恐陛下深在九重未之知也帝感異之因詔復降其家

武儒衡元和中為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守道不回嫉惡太甚終不至大任

服義

蓋古之君子不飾其非不遂其過周旋進退惟義之從其或言之失中事有踰矩慮雖素定悔尚可追乃有方聞之士形於規誨陳理道以申救納箴諷以成德辭至於違拂意絕於將迎而能降志以延納虛懷而聽受引咎以歸乎已稱善以加於人渙然革心曾不旋踵至或既往之釐其傷蓋多已濟之惡云補無及亦能追責其非深其其戾發歎以自劫折節而為

謝斯皆賢達之風軌可以垂訓者焉

趙盾晉大夫宣于也初邾文公元妃齊姜生纓且二

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

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辭

曰齊出纓且長纓且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范鞅晉大夫獻子也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乎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

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趙武晉大夫文子也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礮之張老

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

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礮之

加密石焉諸侯礮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

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

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礮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

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礮者不

仁者之為也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

夫亦發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禮以往

言衆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防其後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

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莫君子謂之善頌善

地在九原京蓋字之義當為原

趙鞅晉大夫簡子也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隳其

壘培

見寅與吉射也

如晉陽見壘怒

辭之不可曰是昭餘籙也

郵無正進

十六

夫郵良曰昔先王太子少壘於難文子趙簡子之祖

伯樂耳從姬氏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

莊姬之諱趙從姬氏公宮之毋晉景公之妹姬淫於

氏是討也從姬氏公宮趙嬰兄趙同趙括成之姬諱同括景

公殺之文子從之莊姬於公宮也有孝德以出在

公族為公族大夫有恭德以升在位布都有武德以羞為

正卿正卿上卿羞進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典

刑而去其師保在公官故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始

也始更修之於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女子之子簡

身以能復其先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

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釋言以教子擇師保以

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

師保加以以父兄同宗之子皆疏之以及此難之難

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士可為

師保吾何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是以修之庶曰

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

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

免難之賞賞尹鐸

司馬子期楚公子結也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

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

大夫子囊違王之命子女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

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

以弊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
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
從夫子未能違若教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
營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子亶楚申公也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

左史諉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

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諉我八十曰耄舍棄也左史曰唯子

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交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

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猶箴

傲於國箴刺傲戒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苟

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舍謂不諫戒在舉有旅賁之規

規諫旅賁勇力之士掌載戈盾夾車而趨車上則持轉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廷之左

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守師長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

於几居寢有警御之箴警臨事有警史之道事戎機也警樂

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長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小師工警矇也誦誦箴諫也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進御於是乎作懿戒以

自傲也懿大雅抑之篇懿讀曰抑衛武公利厲王亦以自傲也及其沒也謂之

獻聖武公獻明也書獻作聖謚法曰威強而獻曰武也子實不獻聖於倚

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日昃日晏易曰

則中 惠于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

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

人臣尚如此若嘗如此楚其難哉難以子亶懼曰老

之過也老子乃趣見左史

游吉鄭大夫子太叔也初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

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張幕軍子太

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

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

罕虎鄭大夫子皮也罕虎與魯叔孫婁齊國弱宋華

定衛北宮喜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如晉葬平公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子產曰喪

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

不行行用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幾千人而國

不亡言于人之子皮固請以行既葬子皮盡用其幣

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夫

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出子產之戒既知其不足書

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

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度新君故

韓起晉大夫宣子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玉環同

自共宣子謁諸鄭伯謂請子產弗與子太叔子羽謂

為震

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

言所求少

晉國亦未可以二晉國

韓子不可偷也

偷薄也

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

終事之是以弗與及鄭大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私覲

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

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

翟璜事魏文侯文侯問李克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

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

文侯弟名成

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

在闕門之任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

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

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

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

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

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

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

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

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聞而置

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

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上子夏曰子方段于木此三人者君以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遠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卜商字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曾子乎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痛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怨天罰無罪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

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言其有師也退而老於西

河之上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

一也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

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言隆於妻子而曰爾何無

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謝之且且吾服罪也

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弔於負夏負夏地室人既祖

填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

而反之反於載處榮會子弔於更始降婦人而後行禮禮既祖而

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禮又降今從者曰禮

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

與之惟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且胡為其不可以

反宿也說給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疑曾子言非子游曰

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

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曾子

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善子游言且服曾子襲裘而弔子

游褐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

禮者如之何其褐裘而弔也曾子蓋知臨喪無節大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

於時名主人既小歛祖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

而入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子者朋友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

也服且善子游

孟嘗君為齊相出記問問下諸客諸習計會能為文

收責於薛者乎馮驩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

左右曰乃歌夫長鉞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

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

於憂而性惇愚沈於國家之事聞罪於先生先生不

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驩曰願之於是約車

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

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

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

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

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
反馮驩曰君公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
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克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
爾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有君區
區之薛不附愛子責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
責賜諸民因燒其券稱萬歲乃思所以爲君市義也
孟嘗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
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
夫孟嘗君曰有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

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
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
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
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
以爲言

田單齊將也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
不能下也田單曰臣有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萬乘
之燕復齊社稷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
攻狄三月而不克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柱
頤攻狄不下累在石丘田單懼乃問魯仲連曰日者

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
卽墨坐而織黃立則杖錘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
亡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
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而欲戰此所以破燕
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虞黃金橫
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
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
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而魏置相相田文起不悅
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

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
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
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
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廉頗爲趙將時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
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
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

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
 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
 頗相知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辭親
 戚而專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
 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
 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
 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
 威而相如庭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
 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
 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

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
 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
 至此也宰相與驩爲刎頸之交何以
 漢翟方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嘗宿
 也與方進同經營爲先進明譽出方進下嘗官學雖
 方進譽不及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毀短方進知之候
 伺嘗大都授時都授謂總集遣門下諸生至嘗所問
 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嘗知方進之宗讓
 已宗尊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
 方進遂相親友

後漢寇恂為潁川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威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死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人各一人皆兼二人之僕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

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陳蕃為光祿勳時主事范滂執公儀請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

孔融為北海相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邴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

嘗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
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
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嘗言
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
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
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
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收擢
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
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
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

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
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
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
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
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爾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
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
爲戲者哉融無以答

魏鍾繇字元嘗與荀攸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
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位至太傅
晉劉遐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明帝太寧初自彭城

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
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
順故王含勦絕不可因亂爲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
陸玩成帝時爲司空旣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
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
玩笑曰戢卿良箴

何攀爲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冲以攀蜀士輕之及
其斷疑獄冲始歎服
王澄爲荊州刺史行經陳留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時
陳留爲大郡號稱多士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

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
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
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
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
然小吏亦知如此

高崧爲侍中是時豫州都督謝萬疲於親賓相送萬
卧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萬
粗陳其意崧便爲叙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
崧小字曰阿翻故有才具邪
宋顏延之爲光祿大夫與張鏡鄰居延之飲酒喧呼

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繇此不復酣呌

梁蕭琛范縝外弟也縝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琛相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後魏李謐少好學博通諸經嘗詣侍中太嘗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繇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嘗非僕有也

高綽以風槩立名會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時封軌爲考功郎中以方直自業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錯不如封生遠矣

隋薛道衡才高當世以高構有清鑒所爲文章必先以草呈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仕至司隸大夫

唐李晦爲簡較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市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逼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卽自毀其樓

李紳爲淮南節度使因科貽爲屬邑令所抗云奉命

取蛤且非其時年冬凍寒滴水成凍蛤若生於淺水
猶可涉脛而求蛤既處於深泉非沒身而不取貴賤
則異性命不殊紳慙而止

